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六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劉淡

山堂肆考卷六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督府

晉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置京畿大都督總攝六軍隋置大都督但以酬勤勞而已唐大府皆置都督景雲二年置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

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兖以下十州為中都督齊鄜以下十州為下都督後以為權重難制唯存四大都督府餘皆罷之宋紹興初吕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四年趙元鎮自知樞密為川陜宣撫處置使改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後湯進之以左僕射為都督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為同都督瞻叔丐免於是命楊存中代為非宰相而為都督自存中始

稱羊

晉羊祜都督荆州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呉人悦服稱為羊公

謡杜

杜預都督荆州南土之人美而謡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名與勇功

政務清淨

唐漢陽王瓌為荆州都督政尚清淨嶺外酋豪數相攻伐瓌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政尚嚴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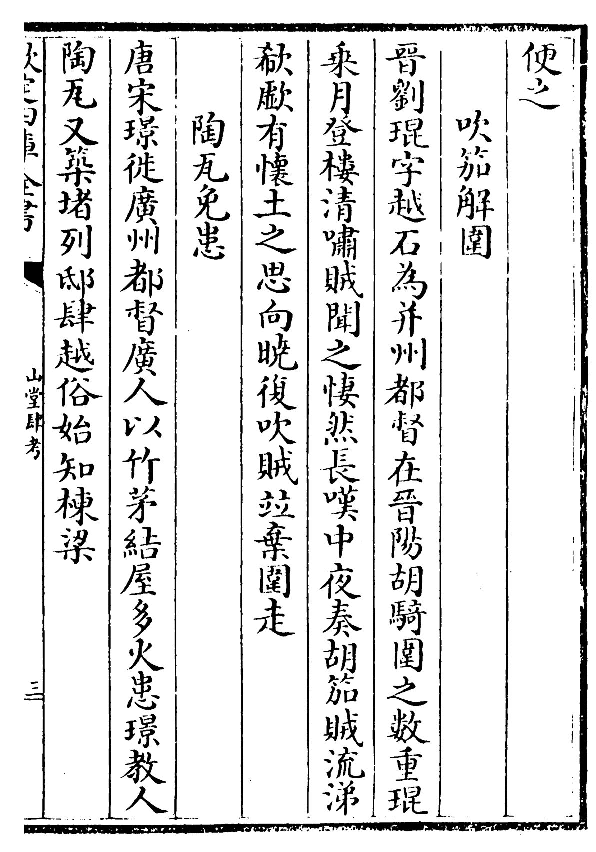
唐張嘉貞歴秦州都督為政尚嚴肅甚為人吏所畏憚

威行南服

晉劉弘為荆州都督威行南服凡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悦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政便南荒

唐李襲志轉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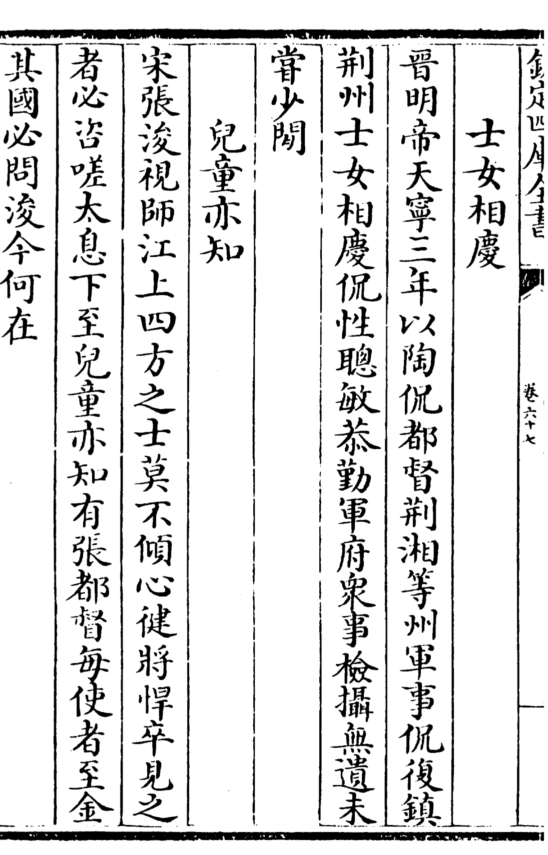
便之

吹笳解圍

晉劉琨字越石為并州都督在晉陽胡騎圍之數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欷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竝棄圍走

陶瓦免患

唐宋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結屋多火患璟教人陶瓦又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



士女相慶

晉明帝太寧三年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侃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甞少閑

兒童亦知

宋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其國必問浚今何在

飲貪泉

唐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以致蠻夷怨叛立至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甞至貪泉嘆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此水庸易吾性哉遂極飲而去

修毀堰

唐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是時渠堰為虜毀材木無所出一夕水暴至大木千章塞流而下因

取之修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勸營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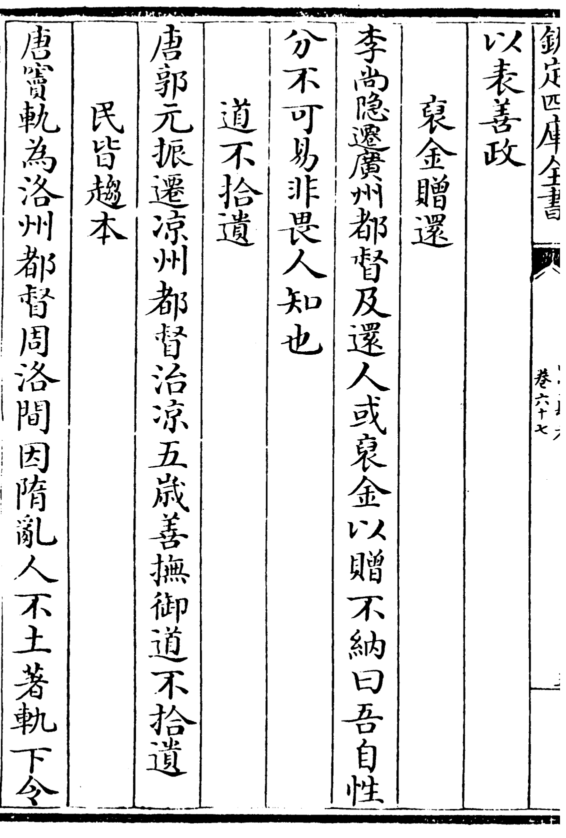
唐貞觀中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及儉以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為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畜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邉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邉備實焉

息轉漕

唐王晙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舊有兵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棣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耆年人刻石頌德

賜錦表政

唐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珠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首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索部中首領譆府訴府曹素有相餉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議者謂其治廣第一詔賜瑞錦雜綵



以表善政

裒金贈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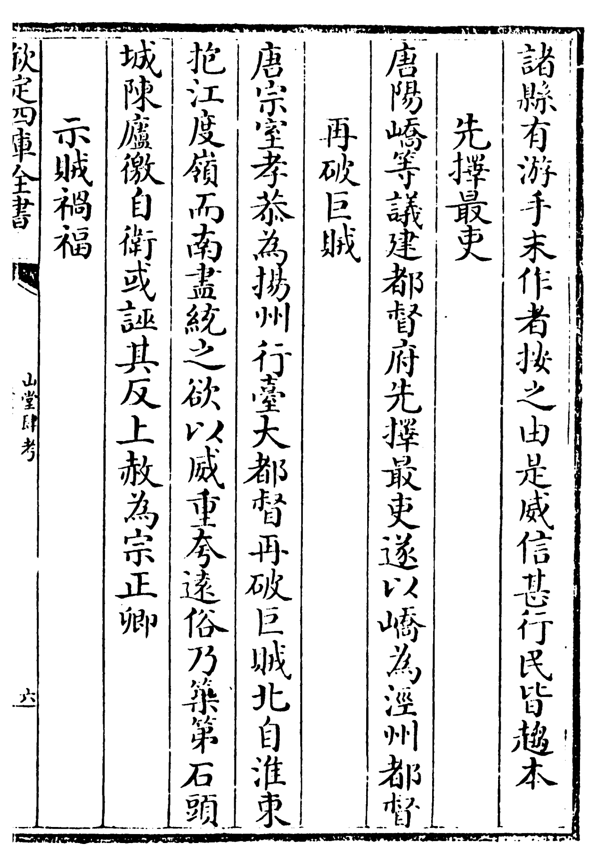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裒金以贈不納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道不拾遺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道不拾遺

民皆趨本

唐賈軌為洛州都督周洛閭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


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甚行民皆趨本

先擇最吏

唐陽嶠等議建都督府先擇最吏遂以嶠為涇州都督

再破巨賊

唐宗室孝恭為揚州行臺大都督再破巨賊北自淮東抱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衛或誣其反上赦為宗正卿

示賊禍福

唐馮元常拜廣州都督安南酋領李嗣僊殺都護劉延祐劫掠州縣詔元常討之元常率士卒航海馳赴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其首惡而還

諭國威靈

唐膠東王道彦拜岷州都督間遣人入黨項諭國威靈

專治軍旅

宋呂頤浩字元直與秦檜同秉國政檜令其黨建言令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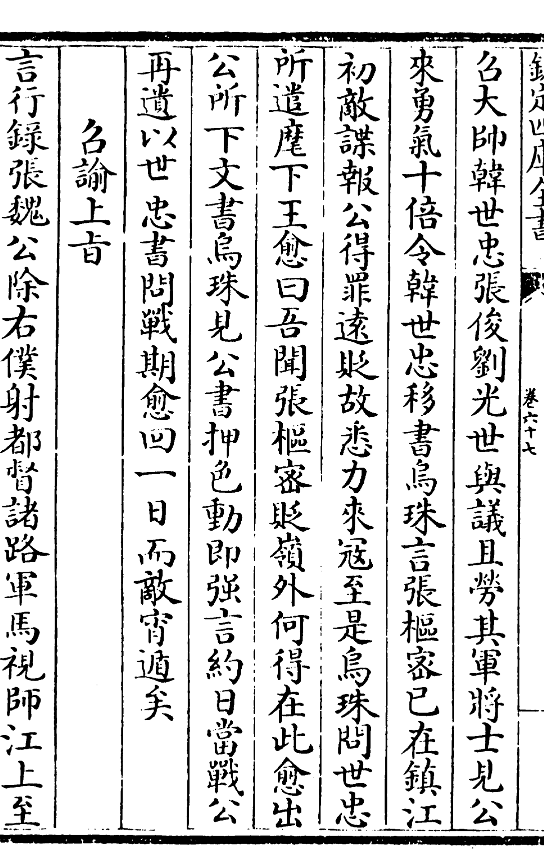
上諭之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
秦檜唯唯奉詔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

兼領屯田

宋張魏公為諸路都督請親行邊郡上乃令浚往視師
初言屯田者甚衆而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
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盡一而去

令移金書

張魏公秉樞筦視師江上時烏珠擁兵十萬於淮陽公



名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令韓世忠移書烏珠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敵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冦至是烏珠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曰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烏珠見公書押色動即强言約日當戰公再遣以世忠書問戰期愈回一日而敵宵遁矣

名諭上旨

言行録張魏公除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視師江上至

鎮江名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

世忠忻然奉命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

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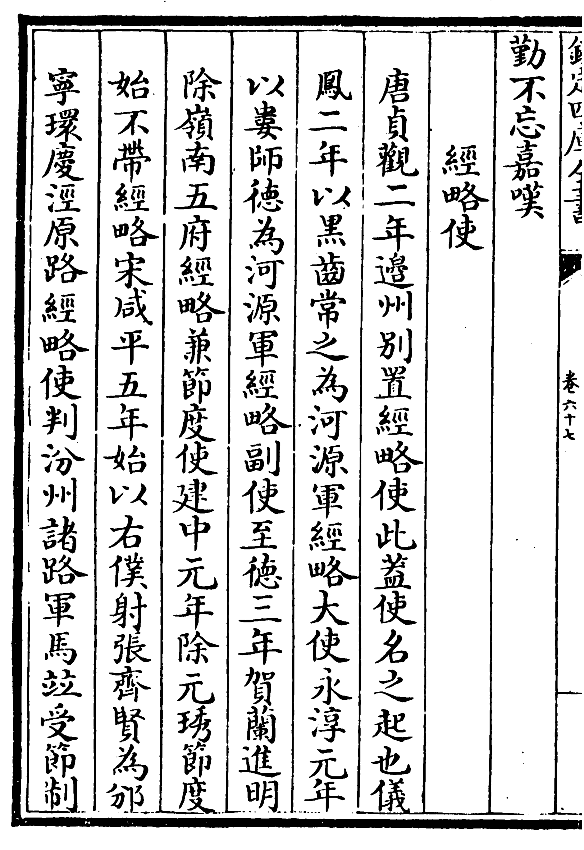
璽書賜勞

唐宗室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賜勞

手書嘉嘆

張魏公視師江上上賜手書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

奬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兇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



勤不忘嘉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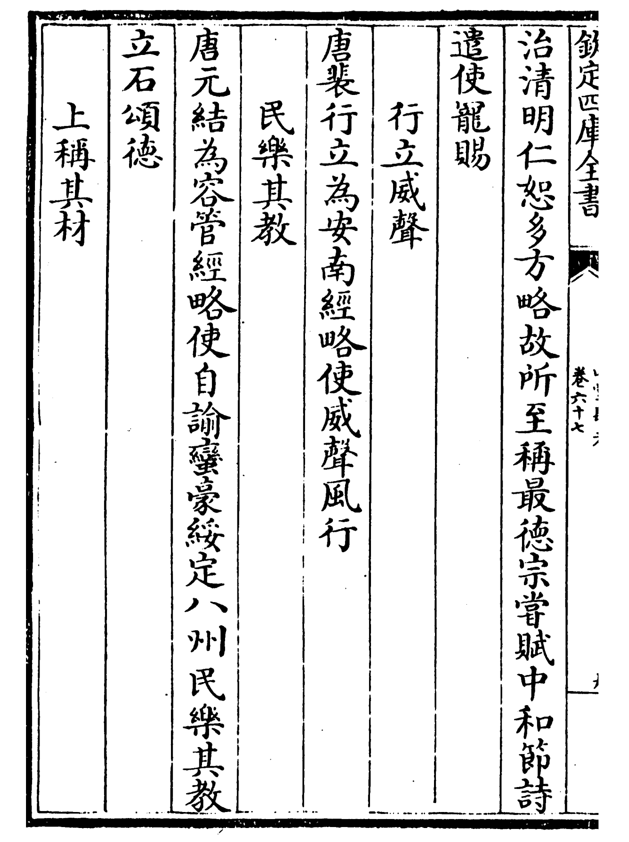
經略使

唐貞觀二年邉州别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也儀鳳二年以黒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永淳元年以婁師徳為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徳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琇節度始不帶經略宋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汾州諸路軍馬竝受節制

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幷代經略使判幷州自後不除人寳元中夏人入冦始命陜西沿邉大將皆兼經略皇祐間儂智高擾邉詔知廣桂州竝帶經略安撫使自後西南帥帶經略所以重帥權而服羌夷也又唐志置經略使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修造為下考

叔倫方略

唐職林戴叔倫為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



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
遣使寵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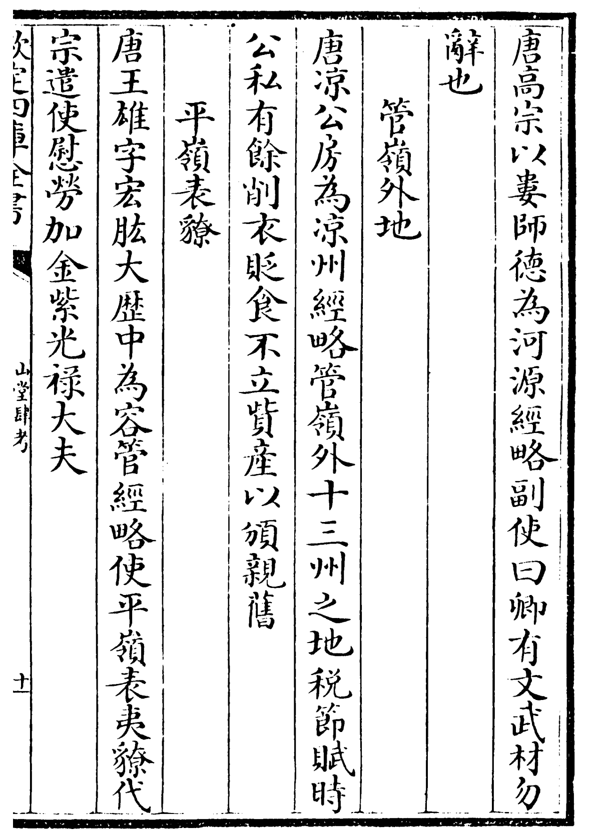
行立威聲

唐裴行立為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

民樂其教

唐元結為容管經略使自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
立石頌德

上稱其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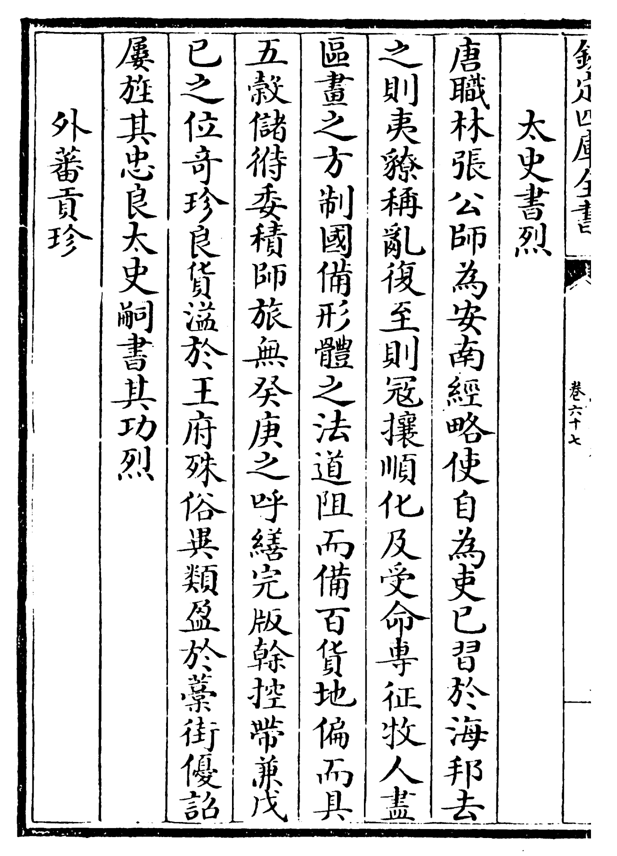
唐高宗以婁師德為河源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管嶺外地

唐涼公房為涼州經略管嶺外十三州之地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貲産以頒親舊

平嶺表獠

唐王雄字宏肱大歷中為容管經略使平嶺表夷獠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



太史書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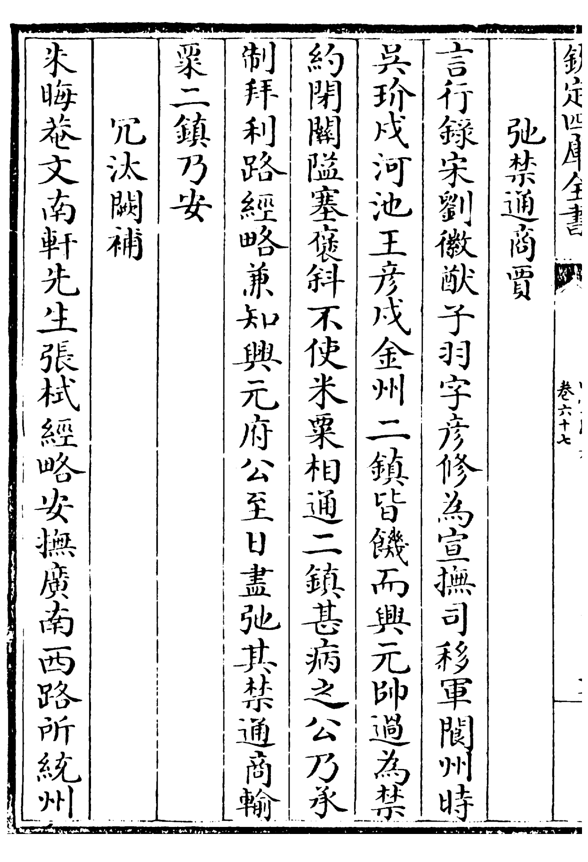
唐職林張公師為安南經略使自為吏已習於海邦去之則夷貉稱亂復至則冠攘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盡區畫之方制國備形體之法道阻而備百貨地偏而具五穀儲偫委積師旅無癸庚之呼繕完版榦控帶兼戍已之位奇珍良貨溢於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優詔屢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

外蕃貢珍

唐職林徐申字維降爲邕管經略使黄洞納質供賦不敢後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賦外未甞朘索商賈饒益

築城據要害

言行録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永平廢寨熟羌歸業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



弛禁通商賈

言行錄宋劉徽猷子羽字彦修為宣撫司移軍閬州時吳玠戍河池王彦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為禁約閉闗隘塞褒斜不使米粟相通二鎮甚病之公乃承制拜利路經略兼知興元府公至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

冗汰闕補

朱晦菴文南軒先生張栻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統州

二十有五遼敻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食死亡多不補公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掠卒伉健者以備効用又令親兵推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視諸州有不足於糧賜及甲戈之費者更許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傅令溪洞酋豪毋得輙相讎殺生事其他立恩信謹關防亦無所不備於是境内肅清方外桀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

威震令嚴

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淹麾兵血戰賊遂奔北久之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人心揺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移文諭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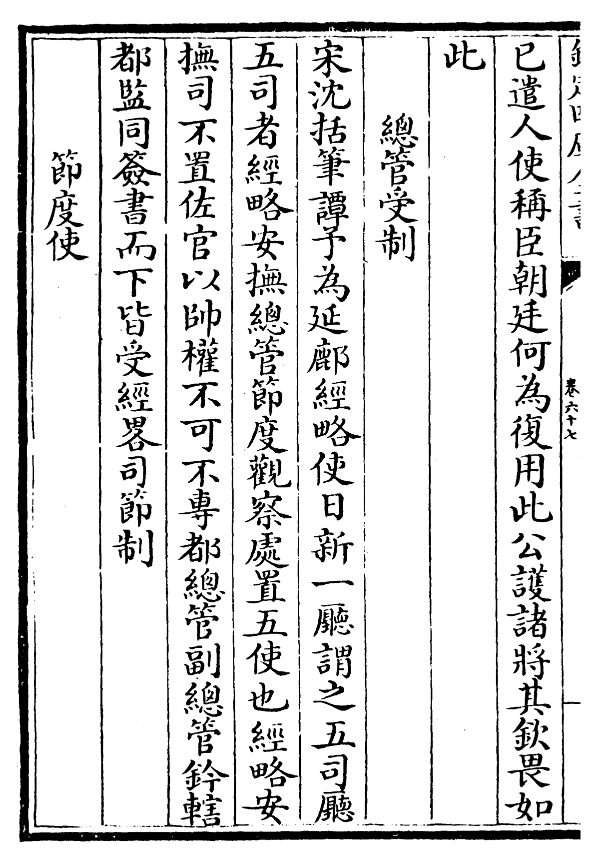
宋唐質肅公介知太原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無生事初代州岢嵐軍敵數擾邊公遣撤其境上堡栅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

馳騎往軍

宋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州保安鎮戎渭遠軍安撫經畧使以知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道艱阻故命齊賢等充使馳騎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院

元昊稱臣

東都事略宋鄭戩字天休為陜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趨蓮花堡元昊方擁兵近塞謂其下曰我



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

總管受制

宋沈括筆譚予為延鄜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處置五使也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下皆受經畧司節制

節度使

歷代沿革即古方伯連帥之職方伯即今布政使連帥即今按察使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之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凉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等鎮皆置焉而安禄山遂以范陽反其後禄山子慶緒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將兵討之號九節度使自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伍者皆除節度使

雙旌

百官志唐節度使掌總軍旅專誅殺初授具帑抹兵杖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上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道次一驛輒上聞按黄帝内傳𤣥女為帝制𤣥纛十二以主兵是纛自黄帝始也又實録㑹有纛以皂紙為之似蚩尤首

三印

宋大中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

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印之田職則觀察判官署狀用觀察印印之符制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

築樓

百官志唐節度使入境則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於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

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刓闕歳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

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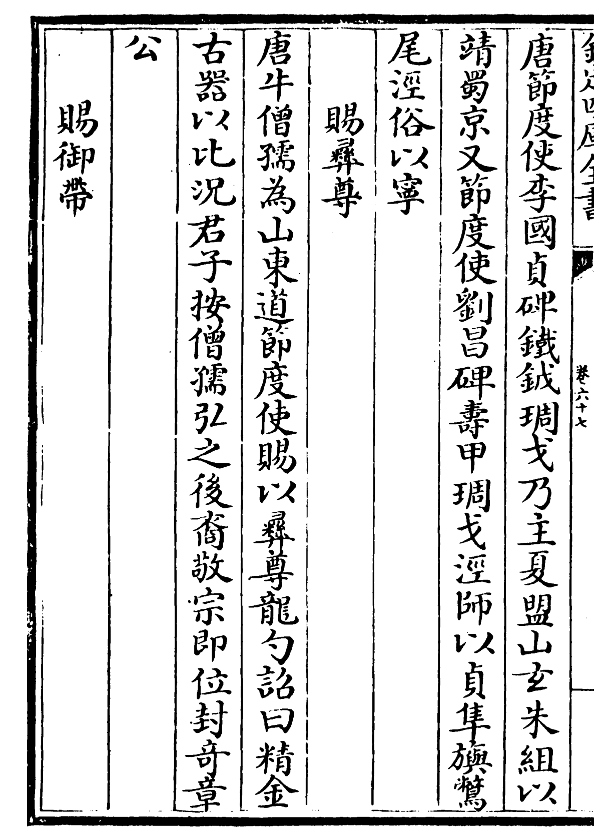
唐武元衡守伯蒼為劒南西川節度使綏靖約束儉已寛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懐歸且雅性莊重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

碧油紅旆

石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

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旌加木盤盤以紅絲為龍旄節以金銅葉為之麾槍亦施木盤豹尾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黒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斾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别為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也唐白居易詩紅斾將軍昨日歸

鐵鉞琱戈



唐節度使李國貞碑鐵鉞琱戈乃主夏盟山玄朱組以靖蜀京又節度使劉昌碑壽甲琱戈涇師以貞隼旟鷙尾涇俗以寧

賜彝尊

唐牛僧孺為山東道節度使賜以彝尊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按僧孺弘之後裔敬宗即位封奇章公

賜御帶

唐裴度拜彰義節度使討淮蔡及行帝賜以通天御帶

賜服定稱

唐貞元七年二月初賜節度使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衣文采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俾有定稱節度使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内觀察使以鴈銜威儀委取其行列有叙牧人有威儀也按威儀委瑞草名

賜鞭為況

唐貞元中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為政寛厚而有

紀綱不貸人以法後來朝還鎮帝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義歲寒不渝故用此為況建封賦詩以自警

不獻駿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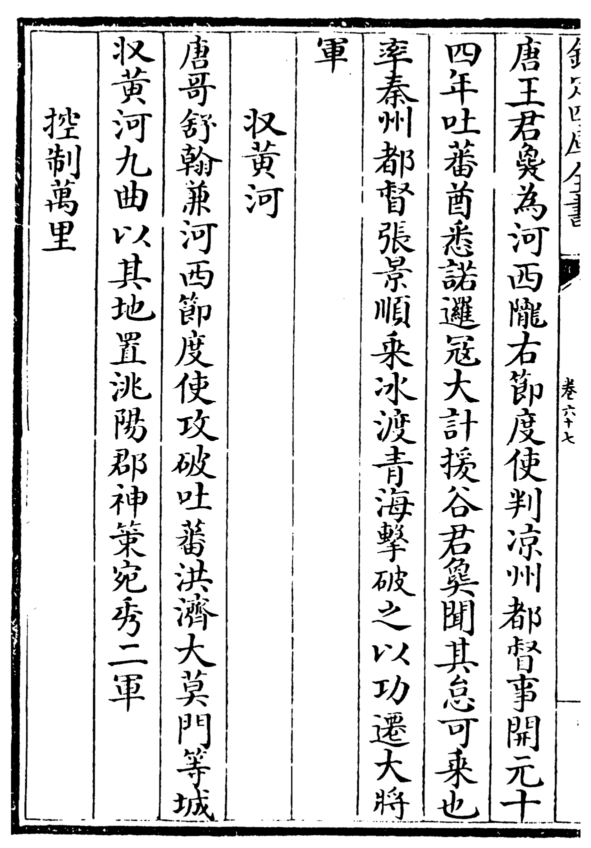
唐穆宗即位幽鎮反擇名臣為節度使初李聽為羽林有駿馬穆宗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白以備宿衛不敢獻至是上曰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用乃授河東節度使又文宗開成元年上嘆曰付之兵權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李聽可以為然按李晟有子十五人

其聞者愿憲恕聽云

不奏白兎

杜悰字永裕佑之子唐文宗太和末鎮鳳翔時獲白兎監軍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畫圖以獻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真先覺也

渡青海



唐王君㚟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計擾谷君㚟聞其怠可乘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青海擊破之以功遷大將軍

收黄河

唐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神策宛秀二軍

控制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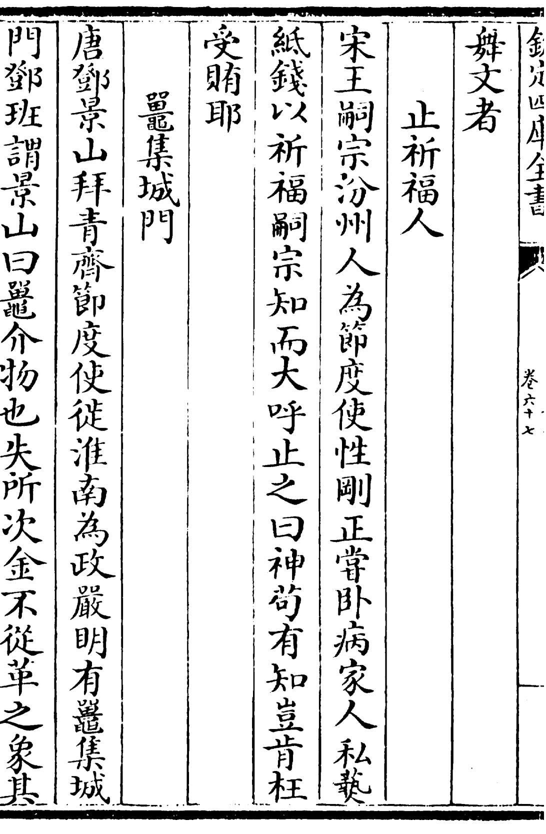
唐王忠嗣有武略嘗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又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更歷九鎮

唐柳公綽字寛予仲郢字諭蒙父子更歷九鎮

誅舞文吏

唐穆宗長慶中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



舞文者

止祈福人

宋王嗣宗汾州人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爇紙錢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茍有知豈肯枉受賄耶

鼉集城門

唐鄧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從淮南為政嚴明有鼉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

有兵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

烏集棨架

柳仲郢初為諫議後每遷官必羣烏大集於昇平第庭樹皆滿五日乃散家人以為候至是為天平節度使烏不復集遂卒於鎮

受悉怛謀降

唐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事下尚書省議請如德裕策牛僧

獳以為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上遂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境上

解田悦圍

唐節度使田悦反圍邢及臨洺詔李抱真領昭義節度使與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悦於雙岡斬其將楊光朝又破之遂解臨洺之圍

革投尸俗

唐李昌𬳞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尚浮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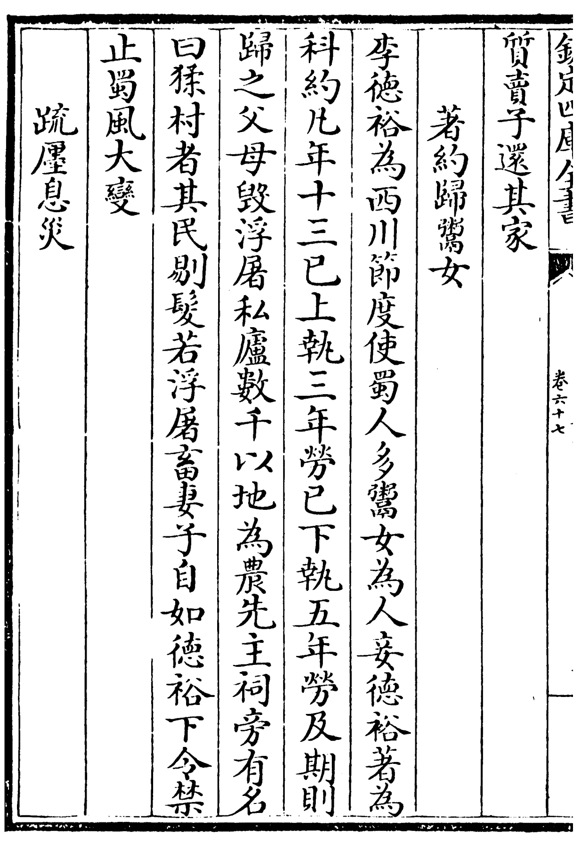
死不葬以尸投山谷飼鳥獸其地號曰黄坑大為民患吏不敢禁曷至中厲禁條遂革其俗

置備征軍

唐徐商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渡河自來歸附詔商綏定之商表處山東寛鄉置備征軍千人襞紙為鎧即勁矢不能入

出俸贖質子

唐李光弼子彚為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贖



質賣子還其家

著約歸鬻女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著為科約凡年十三已上執三年勞已下執五年勞及期則歸之父母毀浮屠私廬數千以地為農先主祠旁有名曰猱村者其民剔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

疏壓息災

唐杜佑字君卿爲嶺南節度使疏析壓閈以息火災權德輿稱其有善政以及民有盛德以化惡

墾田省費

唐畢誠字存之爲邠寧節度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餉之艱誠募士墾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重朝廷

唐牛僧孺爲相以上荒淫嬖倖用事累表求出乃升鄂

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赴鎮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竟行之

敬桑梓

唐昭宗大順中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輒備儀衛往謁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納節降麻

春明退朝録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者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草制宋天禧中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先公在西閣草制政和中韓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撫封率長

常集節度使制統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撫其四封率

彼五長又曰旌帷進善節以詰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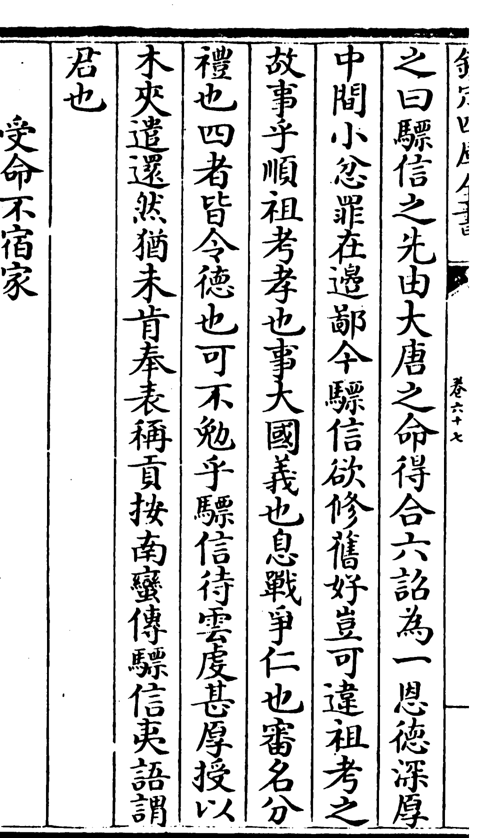
賞錢捕諸盜

唐僖宗乾符中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凡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謂之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彼所先死復何辭立命

給告者錢斬盜於市於是諸盜益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厚裴遣廵官

唐僖宗時辛讜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初南詔入寇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風痺召攝廵官徐雲虔曰吾子既仕則思狥國能為此行乎讜恨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已者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城欲驃信稱臣進貢且責



之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邉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按南蠻傳驃信夷語謂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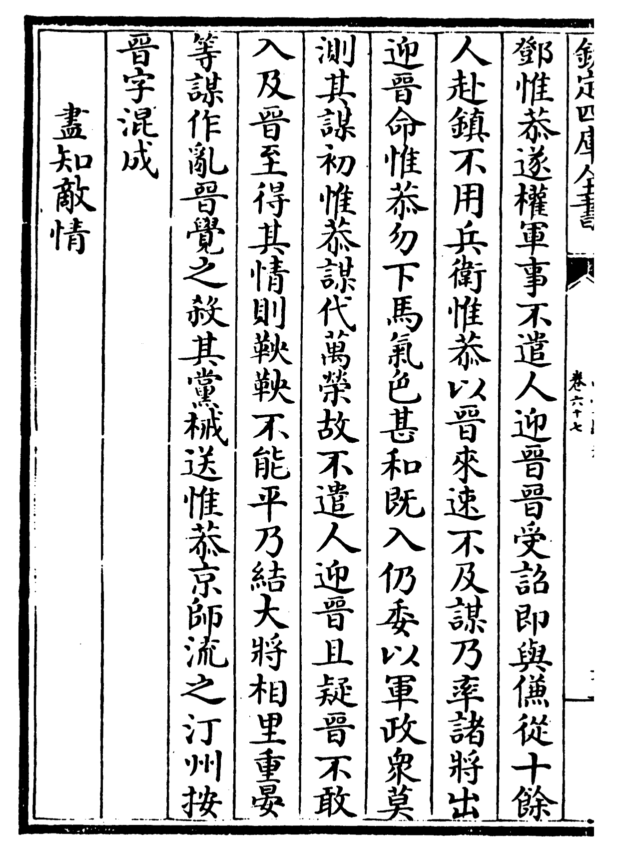
受命不宿家

唐李希烈反遷宗室臯為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

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賞與懷器謀未發者皆得自言補裨校伊慎等為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伊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

赴鎮不用衛

唐德宗貞元中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軍士亂殺大將數人詔以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都虞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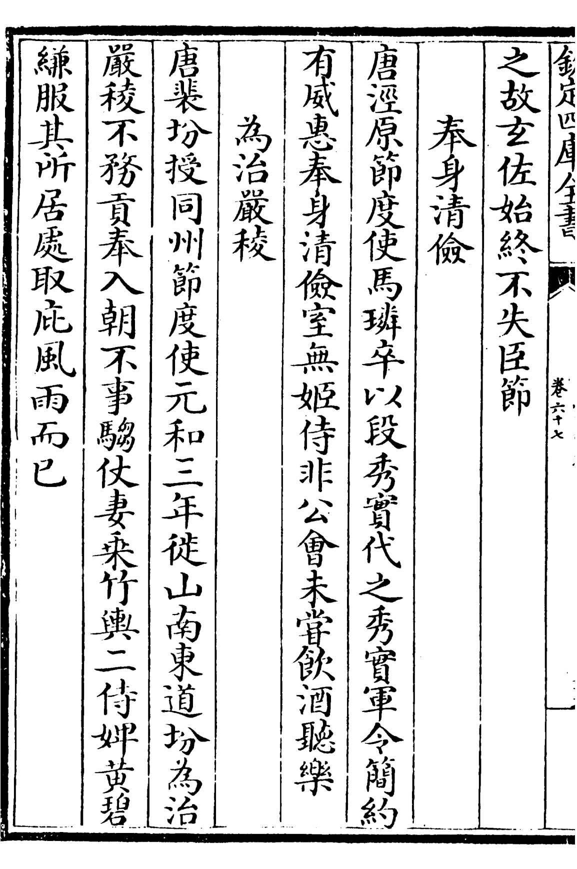
鄧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率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衆莫測其謀初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人迎晉且疑晉不敢入及晉至得其情則鞅鞅不能平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作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流之汀州按晉字混成

畫知敵情

唐李德裕節度西川建籌邊樓圖蜀地形南道山川與南詔相接者圖之左西道山川與吐蕃相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糧遠近曲折咸具乃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指畫商訂凡敵之情偽盡知之

不失臣節

唐德宗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宜以死報



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奉身清儉

唐涇原節度使馬璘卒以段秀實代之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侍非公會未甞飲酒聽樂

為治嚴稜

唐裴玢授同州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東道玢為治嚴稜不務貢奉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黄碧縑服其所居處取庇風雨而已

處置得宜

唐憲宗元和四年詔諸道支郡兵馬竝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抗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制鎮將領事収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竝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重胤守保君張掖人

承玭之子

功烈稱最

唐韋臯字城武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劒南西川節度使招來雲南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最臯没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陸暢嘗為蜀道易以美之

朝暮拔尤

唐憲宗嘉烏重胤功擢為河陽節度使與李光顏相犄

角大小百餘戰三年賊平封張掖郡公其在河陽善撫
士卒待官屬有禮名士如温造石洪皆置之幕府故韓
文公送温造序烏公鎮河陽之三月朝取一人焉拔其
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朔望問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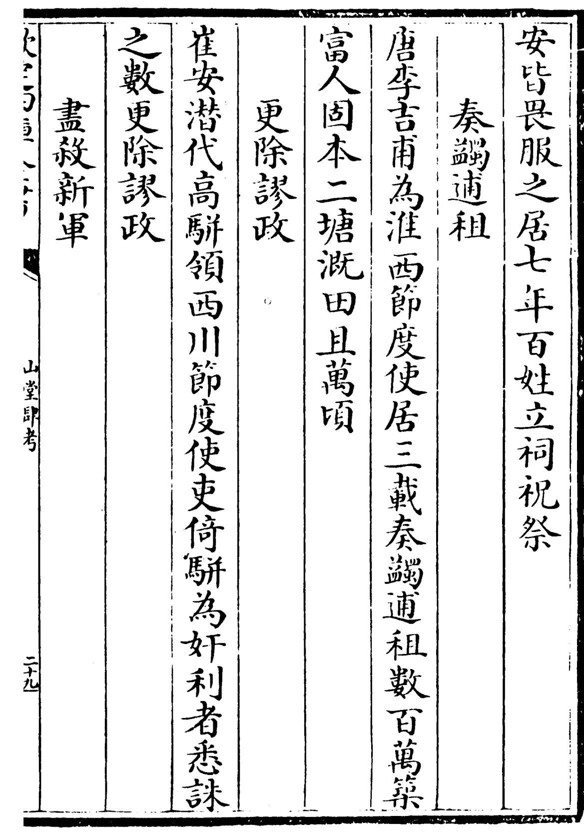
唐盧坦為東川節度使詔以兵卒屯安州坦每朔望使
人問其父母妻子視其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者

素稱忠義

唐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劉稹逼監軍奏請命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對曰澤潞事體與河北三鎮不同河北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行矣

務在懷來

唐袁滋從義成節度使義成東有淄青北有魏博乃用武之國也滋嚴設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


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

奏蠲逋租

唐李吉甫為淮西節度使居三載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

更除謬政

崔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吏倚駢為奸利者悉誅之數更除謬政

盡殺新軍

唐文宗太和中南詔冦成都詔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絳發兵救之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兵還詔悉罷之絳名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新軍衆怒大譟絳與推官趙存約皆遇害上以温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之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

不棄耄卒

唐朱忠亮歴四鎮節度使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之答曰古人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

嚴武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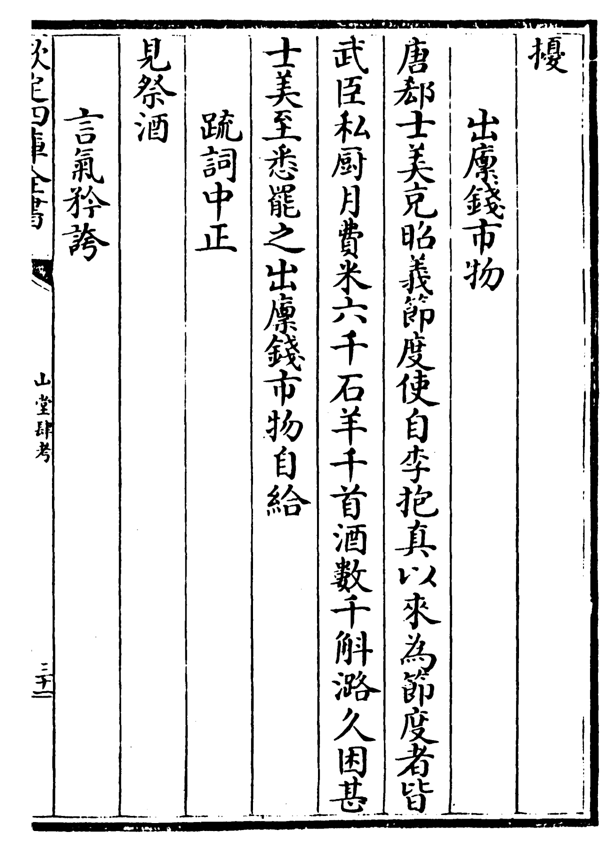
唐嚴武字季鷹上元初為劒南西川節度使表杜甫為參謀時稱知人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悦賞至百萬蜀雖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

王建樂士

唐昭宗大順中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

闘牙門受謁

唐文宗太和四年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懼其為變皆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録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闘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



擾

出廩錢市物

唐郗士美克昭義節度使自李抱真以來為節度者皆

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久困甚

士美至悉罷之出廩錢市物自給

疏詞中正

見祭酒

言氣矜誇

唐開元中葢嘉運擊突騎施來獻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意上乃趣嘉運行已而竟無功按淮南子兵略訓君命將臣辭而行乃翦爪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故杜甫荊南述懷詩凶門轂少推

斬將狥軍

唐憲宗元和中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弟承元承元時年十六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可乎衆許諾承元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肯從承元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狥軍中乃定

合兵討賊

唐僖宗時宪句人黄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殆盡遂入宫稱大齊皇帝鳳翔節度使鄭畋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名將佐諭以順逆皆聽命又容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之按宪句漢縣名故城在兖州府曹縣界

出軍乘騾

唐封常清以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性勤儉耐勞苦每出軍乘騾私廐纔二馬賞罰分明

入朝進馬

唐憲宗元和中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一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不貪名位

唐宣宗大中間翰林學士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

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為河陽節度使

欲存事分

唐德宗貞元中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自良代燧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馬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欲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注云存事分言不忘事燧之勢分也北門之任言河東為國家北門也即今太原府

得大臣體

唐杜悰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聞揚州倡女善酒令勅監軍選十人以獻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勅悰同選上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宫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豈大將才

唐德宗貞元中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大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肯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

貪暴皆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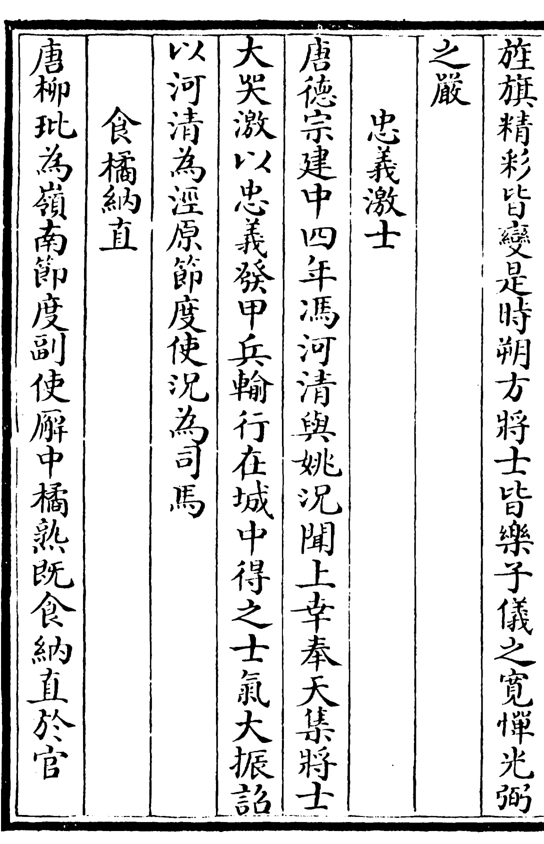
唐代宗謂郭子儀曰懐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東節度等使既至將暴卒貪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清惠著名

唐文宗時宰相李石言於上曰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挠朝權陛下宜以褒之庶幾内外奉法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嚴整治軍

唐肅宗乾元中名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



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将士皆樂子儀之寛憚光弼之嚴

忠義激士

唐德宗建中四年馮河清與姚況聞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涇原節度使況為司馬

食橘納直

唐柳玭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納直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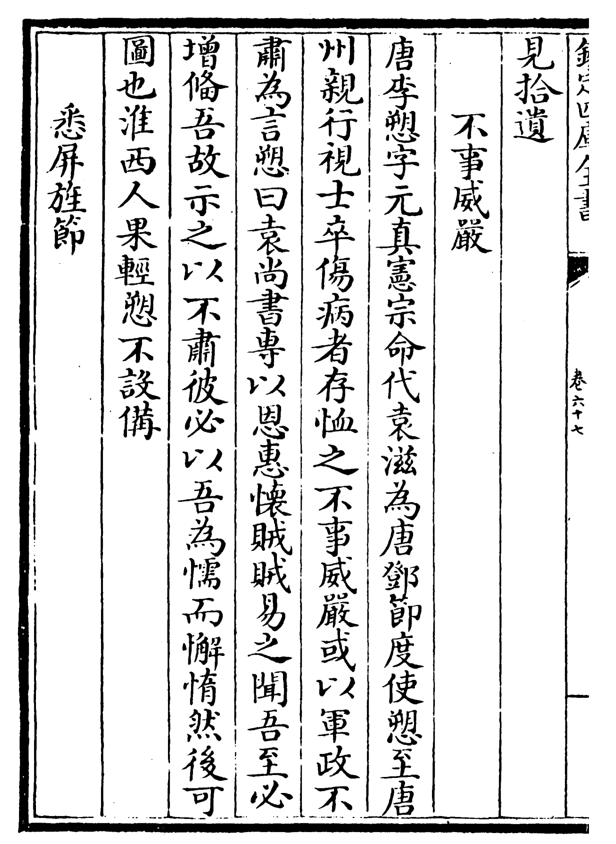
取梅市還

唐蕭倣為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公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樂政畏威

唐田弘正充魏博節度使以功加平章事來朝上眷待殊等固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

質子請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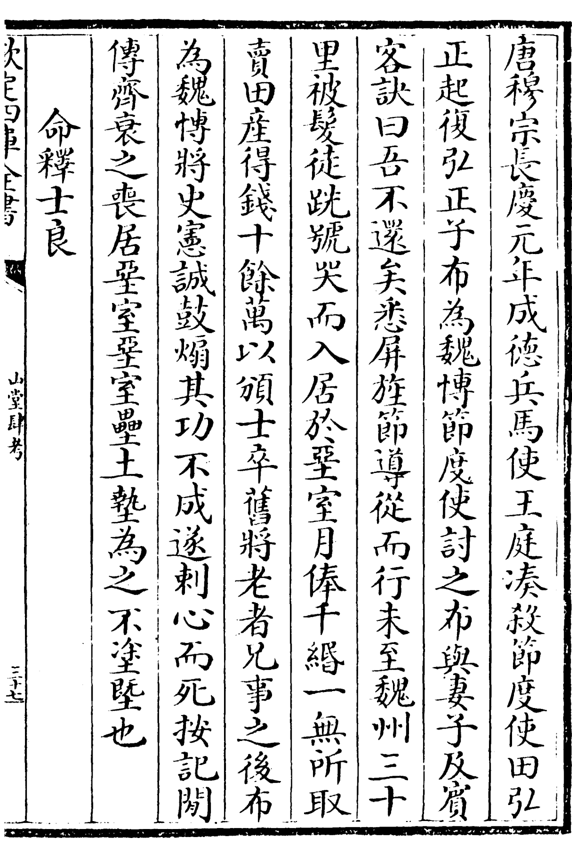


見拾遺

不事威嚴

唐李愬字元直憲宗命代袁滋為唐鄧節度使愬至唐州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脩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果輕愬不設備

悉屏旌節



唐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兵馬使王庭凑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布與妻子及賔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田産得錢十餘萬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後布為魏博將史憲誠鼓煽其功不成遂刺心而死按記閒傳齊衰之喪居堊室堊室壘土墼為之不塗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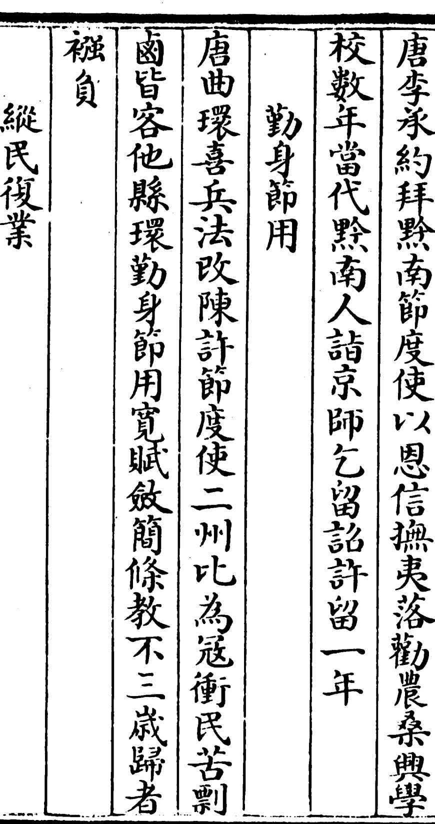
命釋士良

李愬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廵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以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文城柵降引兵入據其城

誘擒李祐

李愬待吳秀琳甚厚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時祐守興橋栅帥士卒割麥於張柴村愬名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命釋縛待以客禮又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廵警出入帳中祐感泣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

撫夷勸農



唐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以恩信撫夷落勸農桑興學校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詔許留一年

勤身節用

唐曲環善兵法改陳許節度使二州比為寇衝民苦剽鹵皆容他縣環勤身節用寛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襁負

縱民復業

唐僖宗乾符中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

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猝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

留賊為資

唐僖宗乾符中山南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賊渡東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

為富貴之資衆乃止

賜帛分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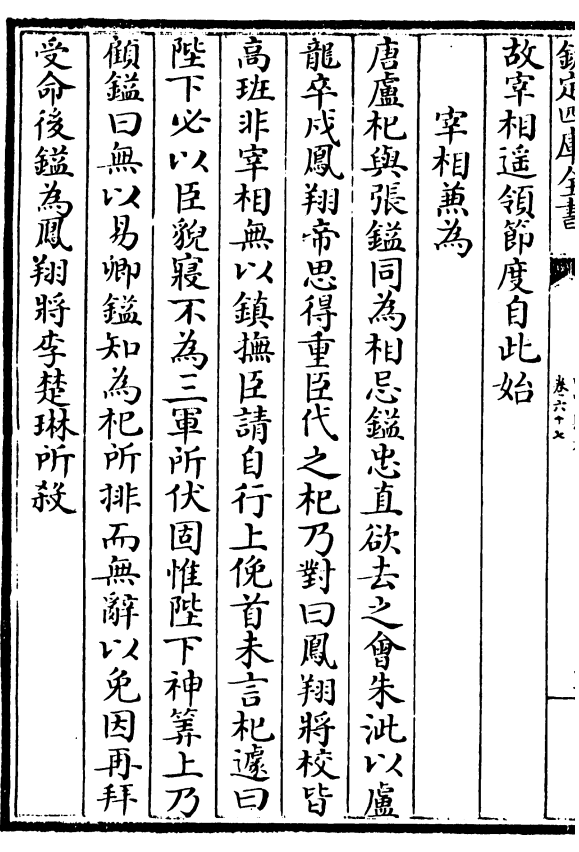
唐武宗會昌中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今破潞州者果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賜將士

授弓誌姓名

唐王忠嗣在節鎮召屬長付以兵器使授士卒雖弓矢必誌其姓名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治罪部下人人自勸

親王遥領

唐開元中剡王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部落大使親王遥領節度自此始又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如



故宰相遥領節度自此始

宰相兼為

唐盧杞與張鎰同為相忌鎰忠直欲去之會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思得重臣代之杞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後鎰為鳳翔將李楚琳所殺

厮役教為精騎

唐代宗大歷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以河東騎士單弱悉名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居一年得選兵三萬人

幕僚皆用少年

唐穆宗長慶中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先是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從容驕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决事賓客將吏罕得聞言情意

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少年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嘗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招撫流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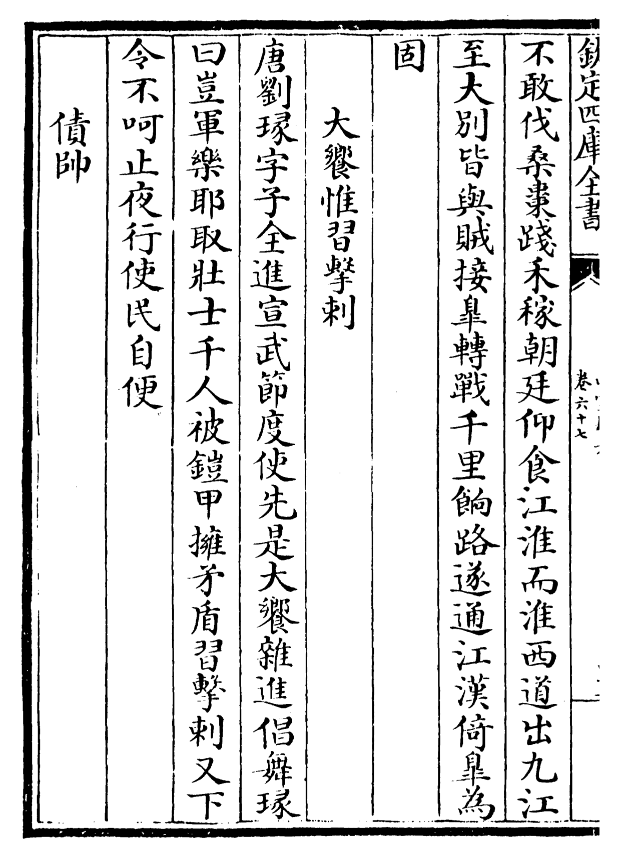
唐文宗太和中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滄州承喪亂之後骸骨蔽地戸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戸口滋殖倉庫充盈

擇用廉平

五代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政擇廉平吏用為刺史縣令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乃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立撾殺之

過師不踐禾稼

唐宗室李皐遷荊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生擒萬六千未嘗敗北師所過



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淮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與賊接臯轉戰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臯為固

大饗惟習擊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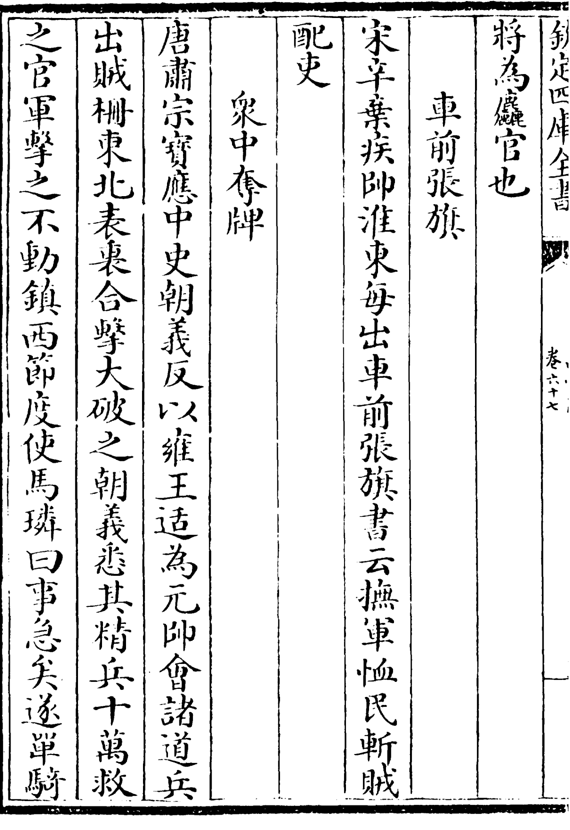
唐劉琢字子全進宣武節度使先是大饗雜進倡舞琢曰豈軍樂耶取壯士千人被鎧甲擁矛盾習擊刺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

債帥

唐文宗太和中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麤官

北夢瑣言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出為戎鎮嘗鬱鬱嘆息有詩云麤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償葢以節



將為纛官也

車前張旗

宋辛棄疾帥淮東每出車前張旗書云撫軍恤民斬賊配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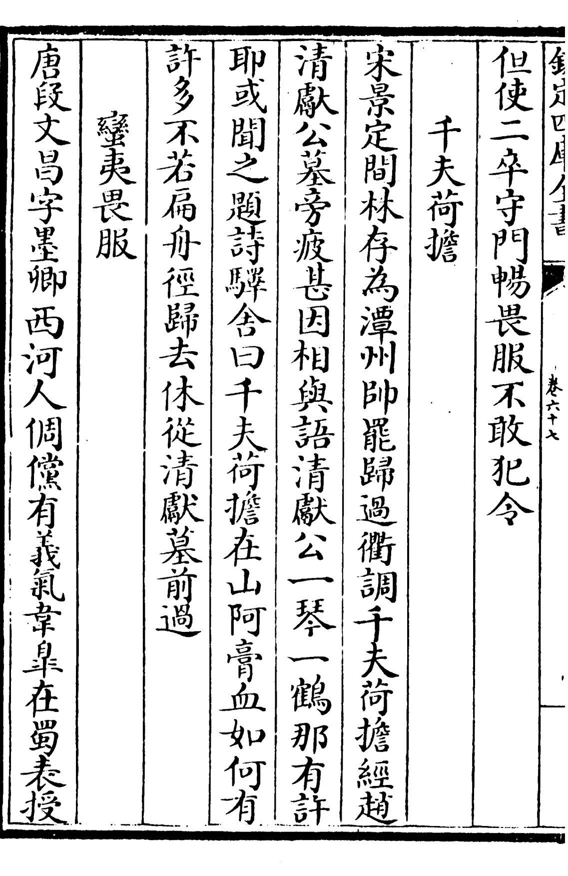
衆中奪牌

唐肅宗寶應中史朝義反以雍王适為元帥會諸道兵出賊栅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

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

二卒守門

唐文宗太和中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脩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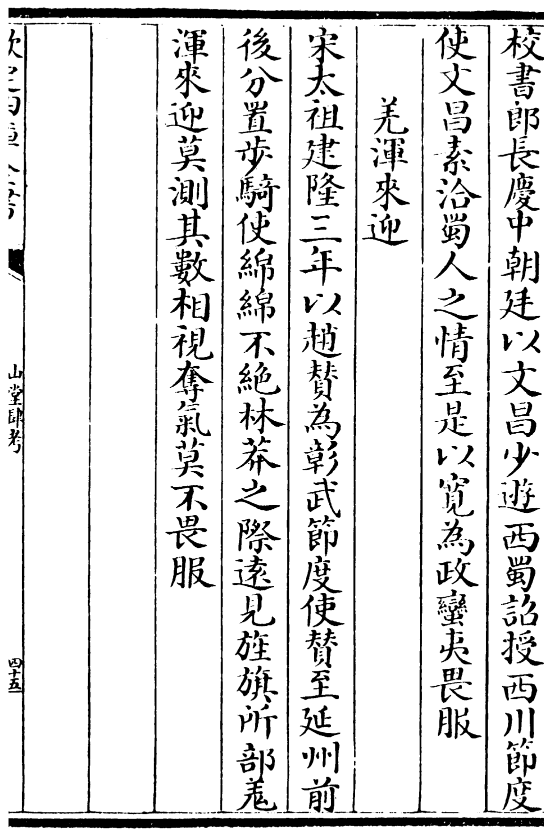
但使二卒守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千夫荷擔

宋景定閒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過衢調千夫荷擔經趙清獻公墓旁疲甚因相與語清獻公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蠻夷畏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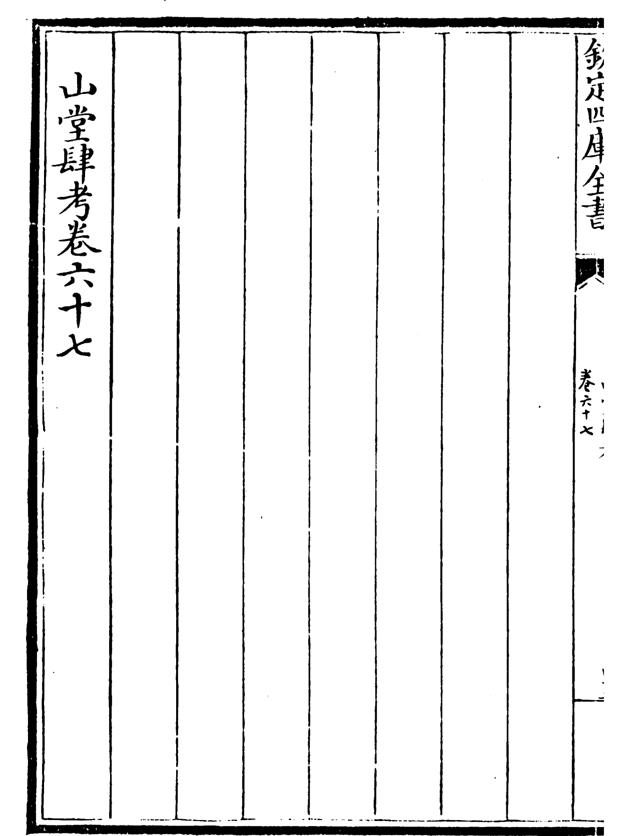
唐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倜儻有義氣韋皐在蜀表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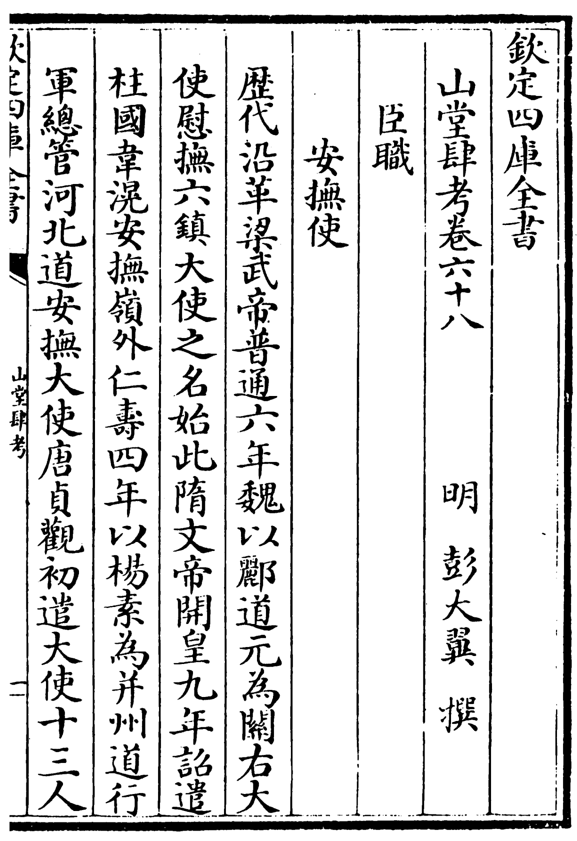
校書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遊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寛為政蠻夷畏服

羌渾來迎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絶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山堂肆考卷六十七



山堂肆考卷六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安撫使

歷代沿革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以酈道元為關右大使慰撫六鎮大使之名始此隋文帝開皇九年詔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仁壽四年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

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聖歷中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德宗貞元又置副使宋舊不常置自咸平二年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為四川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邊安撫使以雄州守臣為之而陝西邊州及湖南河北四路廣桂二州河南京西杭越江寧洪州等處皆置焉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察治奸究以肅清一道建炎以後或以文臣充或以知州帶管而諸路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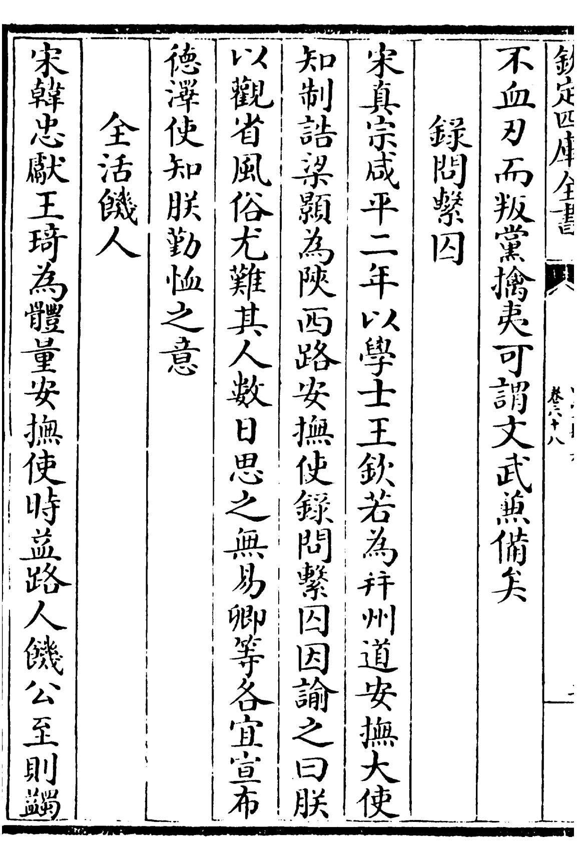
有安撫大使則自兩浙西路劉光世始

脅從曲赦

唐狄仁傑聖歷中突厥入趙定摽掠遁去拜仁傑爲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仁傑上言願曲赦河北一切不問詔可

叛黨擒夷

唐裴行儉字子約儀鳳二年詔爲安撫大使將吏爲刻石於碎葉城紀其功帝勞之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



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録問繫囚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學士王欽若為幷州道安撫大使知制誥梁顥為陜西路安撫使録問繫囚因諭之曰朕以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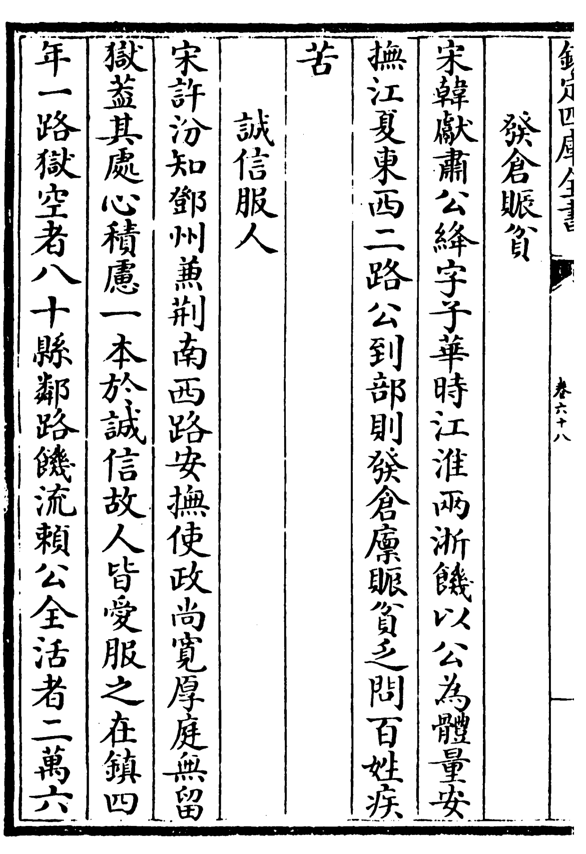
全活饑人

宋韓忠獻王琦為體量安撫使時益路人饑公至則蠲

租減税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爲廂禁軍又檄劒閬民流移欲東者勿禁由是全活饑人百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畫策弭盜

宋莫濬撰葉夢得行狀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縁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公於是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竝用盜賊遂息



發倉賑貧

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時江淮兩浙饑以公為體量安撫江夏東西二路公到部則發倉廪賑貧乏問百姓疾苦

誠信服人

宋許汾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寛厚庭無留獄葢其處心積慮一本於誠信故人皆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饑流賴公全活者二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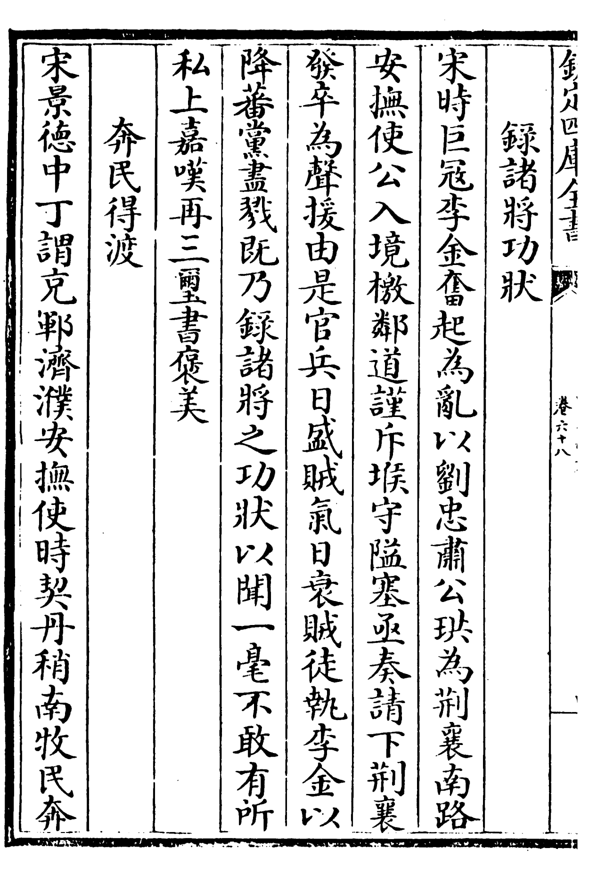
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名父杜母

公勤勵屬

宋真德秀為湖南安撫使以廉仁公勤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勉士罷榷酤和糴以甦民立惠民倉社倉慈幼倉與義阡惠政畢舉

察邊民利害

宋范雍充陝西沿邊州軍體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



錄諸將功狀

宋時巨寇李金奮起為亂以劉忠肅公珙為荆襄南路安撫使公入境檄鄰道謹斥堠守隘塞亟奏請下荆襄發卒為聲援由是官兵日盛賊氣日衰賊徒執李金以降蕃黨盡戮既乃錄諸將之功狀以聞一毫不敢有所私上嘉嘆再三璽書褒美

夰民得渡

宋景德中丁謂克鄆濟濮安撫使時契丹稍南牧民夰

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人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詭言取民錢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停濟

劇盜來降

宋岳飛字鵬舉知潭州兼荊湖安撫都總管招劇盜曹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招之不從乃掩擊大破之成遂來降

供帳悉置官庫

宋汪立信為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

連歲代譚民納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賜務興學校士習為變

氣象一如盛時

宋李椿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歲旱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一萬活數萬人

築館招賢

宋余玠安撫四川築招賢館以禮士時播州人冉璡與弟璞聞之遂謁玠玠與分庭抗禮待之甚至久之無所

言因使人窺其所為兄弟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狀又旬日始見玠曰某辱公禮遇思少裨益今若從合州城於釣魚山任得其人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以為然即聞於朝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一以任之屯兵聚糧為必守計後果頼其力

輸金助國

宋楊燦嘉泰初襲播州安撫使開禧初蜀帥吳曦作亂

爕輸金錢戰馬以助國用邊患遂息封威毅侯

轉運使

歷代沿革唐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崔希逸蕭旻為副天寶中以韋堅為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劉晏充諸道轉運使其後韓滉皆以宰相充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宋乾德三年以後僭偽畧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

慶歷中轉運使皆帶按察之任祥符中詔自今轉運副使不限官品並在提點刑獄之上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光宗紹熙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元置都轉運鹽使正三品又有同知副使

餽餉

楚漢相拒滎陽蕭何守關中計戸轉漕給食不乏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

轉輸

光武拜寇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於是光武北征恂收租四百萬斛以給軍時軍食告乏恂以輦車驢馬轉輸前後不絶

漕給中都

漢高祖時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之官不過數十萬石孝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

鍾致一石

漕給京師

漢昭帝元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中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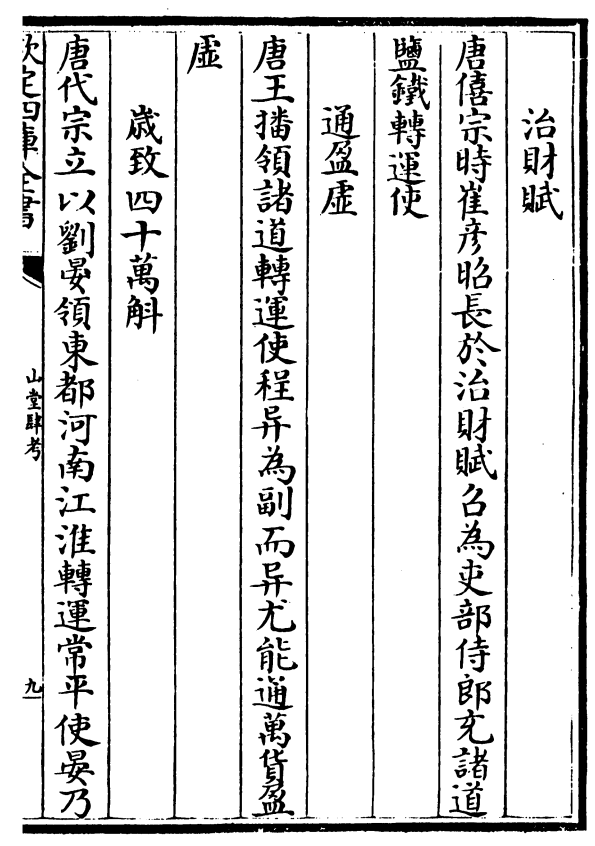
開渠通漕

唐玄宗天寶元年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

渠自江淮至京城二年而成上為升樓詔羣臣臨觀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置倉省運

唐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盖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盖公家盈縮之利爾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糴等錢明年遷為侍中


治財賦
唐僖宗時崔彦昭長於治財賦名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通盈虛
唐王播領諸道轉運使程异為副而异尤能通萬貨盈虛
歲致四十萬斛
唐代宗立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常平使晏乃

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運漕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悦馳使勞曰卿即朕之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歲運百餘萬石

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甞謂之曰朕知卿貧凡所須竝借用官錢悉以便宜行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未嘗按吏

宋陳文惠堯佐六為轉運使嘗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於人有過失多保佑之未嘗按黜一吏

專務舉賢

宋楊察字隱甫為江東轉運使專以舉賢為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掇拾羡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不納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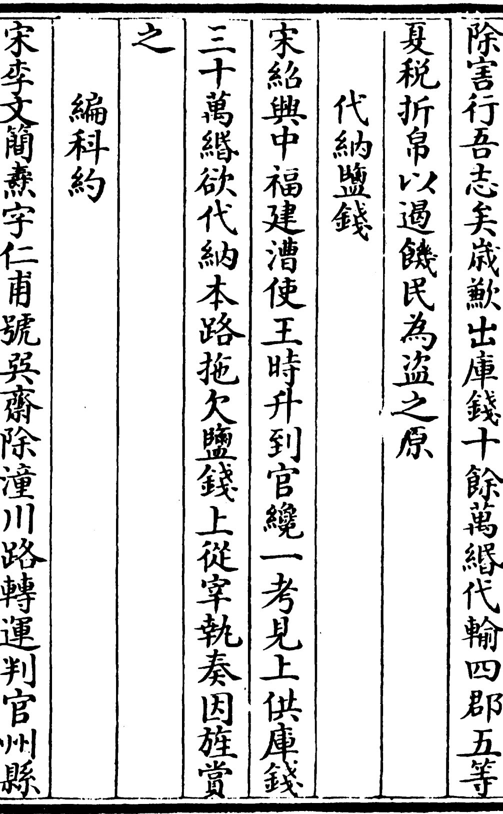
宋楊文節萬里漕運江東凡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於折俎交饋秋毫勿以自入悉歸之官計錢一千六百萬

最識大體

宋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辭王文正公旦於政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代輸郡税

言行錄宋程大昌字泰之徙江西運副公曰可以興利


除害行吾志矣歲歉出庫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
夏税折帛以過饑民為盜之原

代納鹽錢

宋紹興中福建漕使王時升到官纔一考見上供庫錢
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宰執奏因旌賞
之

編科約

宋李文簡燾守仁甫號巽齋除潼川路轉運判官州縣

多横斂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而為帳編示官吏名為科約至今不廢

置都簿

李文簡公副運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未幾召還上言乞本路勿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一路帑息

宋棫察為江東轉運使部頗易其年少及發奸擿伏一路悚息名為右正言

八州知勸

宋彭思永字季長為荊湖北轉運使至部奏黜令之殘暴疲慊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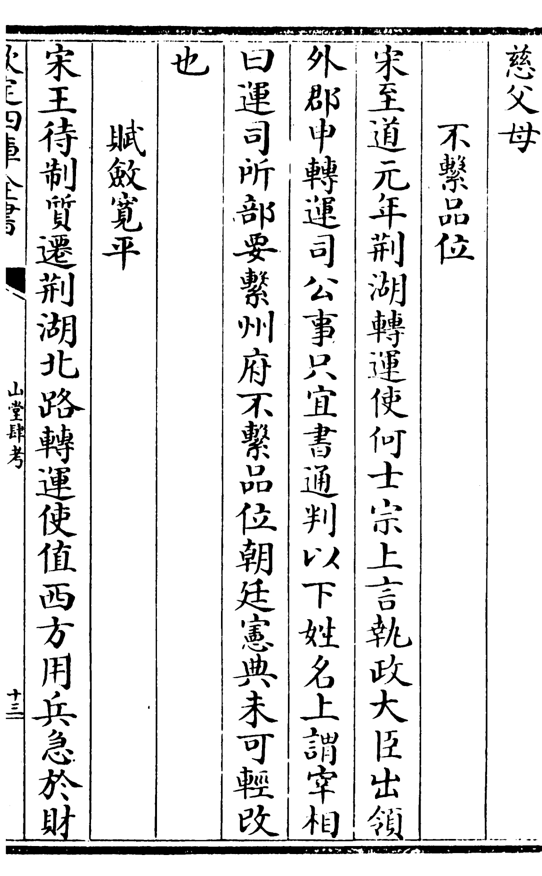
荷鍤先往

唐劉晏為轉運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見一粟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勞形期報明主

乘驛上聞

宋太宗時魏廷式累官益州轉運使因入奏帝謂曰百

事具白中書廷式對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
上聞顧斷自宸衷非為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
可為模範
宋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竄呉
居厚復以侁為京東轉運使比行司馬光曰福星往矣
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又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
轉運誠恐非宜然欲救東土之敝非子駿不可此一路
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模範矣士民聞其復臨如見


慈父母

不繫品位

宋至道元年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郡申轉運司公事只宜書通判以下姓名上謂宰相曰運司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朝廷憲典未可輕改也

賦斂寬平

宋王待制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值西方用兵急於財

用公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寛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獘而荆湖之人自若

公私饒足

宋蔣之奇字頴叔為陜西運副經賦所入以給用度故公私饒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邉粟可支二年

義倫郤寳

宋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僞蜀有以珍寳為獻皆郤之東歸篋中所有唯圖書數卷上聞其清擢樞密

副使

子美獻珠

宋尚書右丞梁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漕臣效尤爭進羨餘此珠出女真子美市於遼遼人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蔡襄減稅

宋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人利之為

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楊紘去貪

宋富弼薦紘為江東轉運使紘嘗言不法之人如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耳

致堯可畏

宋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時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太宗曰是人敢治魏庠可畏也

王素不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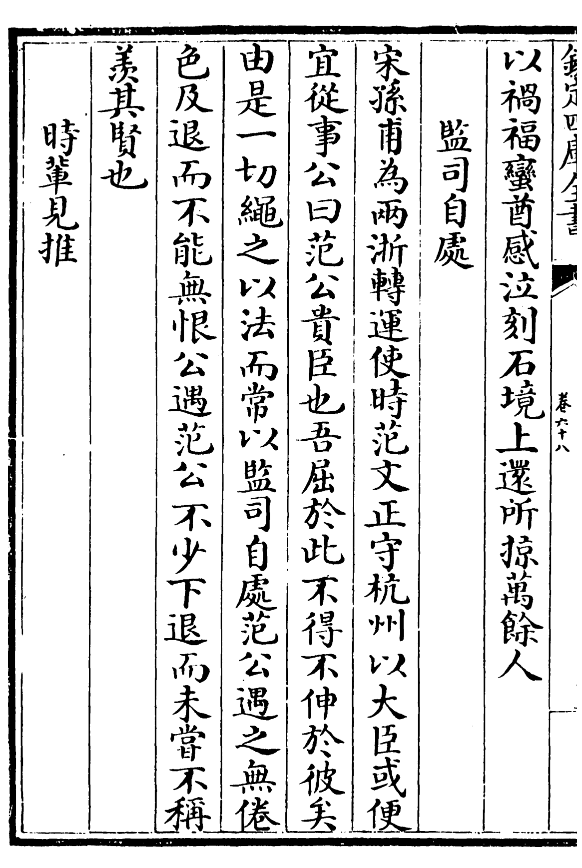
宋王懿敏公素為淮南都轉運使兼按察使時初置按察皆以苛刻相尚公獨不苛然貪吏有自投劾而去者

馳原隰訪疾苦

宋趙忠定公汝愚將漕江西每輕車攜主案吏二候兵一馳原隰訪民疾苦自帥閫而下悉嚴憚之

入溪洞諭禍福

宋丁謂為夔州轉運使時溪洞蠻作亂公自入溪洞諭



以禍福辭酋感泣刻石境上還所掠萬餘人

監司自處

宋孫甫為兩浙轉運使時范文正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從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之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羨其賢也

時輩見推

宋張于湖除查籥夔州路運判制爾文學議論見推時輩久在近服宜知朕指將輸之任輟汝以行爾其宣布朕不遐棄

賜緋衣

宋侯陟除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賜錦袍

宋景佑間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漕臣賜方勝練鵲錦袍從劉定之請也

舉廉勤

宋咸平四年秘書丞查道上言朝廷命轉運使不惟商度金穀蓋以廉察郡縣臧否請自今轉運使副得替先批書一任曾舉若干廉勤才識之士曾奏若干貪殘猥濫之人朝廷量其臧否以行賞罰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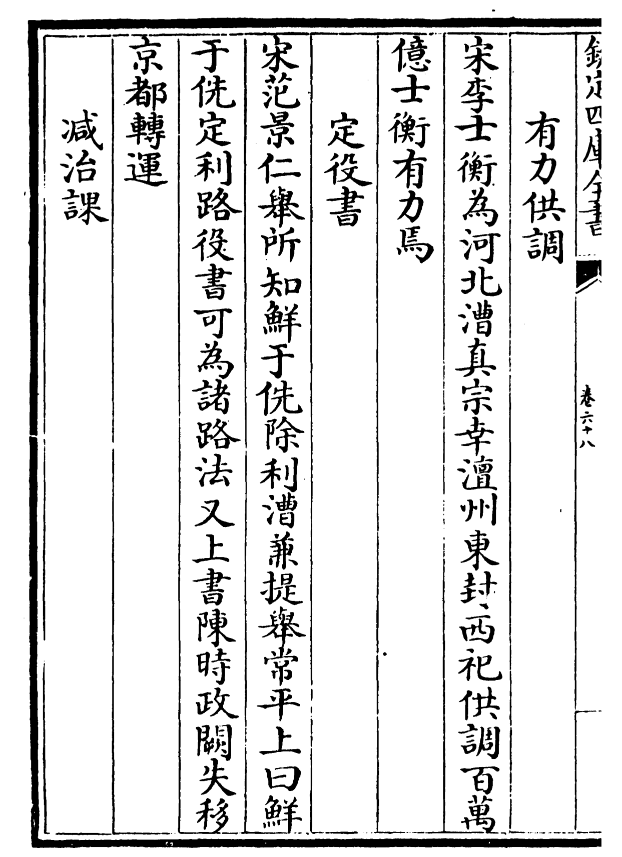
察能否

宋景佑元年令諸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辨為三等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為上

幹事而無治聲者為次猥懦而貪慢公不治贓狀未露濫聲頗彰者為下竝列狀以聞

有志澄清

宋李絢字公素景佑中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名試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未幾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好擢用奇才謂曰朝廷之制未嘗有釋褐再任為轉運使者以學士才器高異故有此授宜副朝廷任使之意絢到任即有澄清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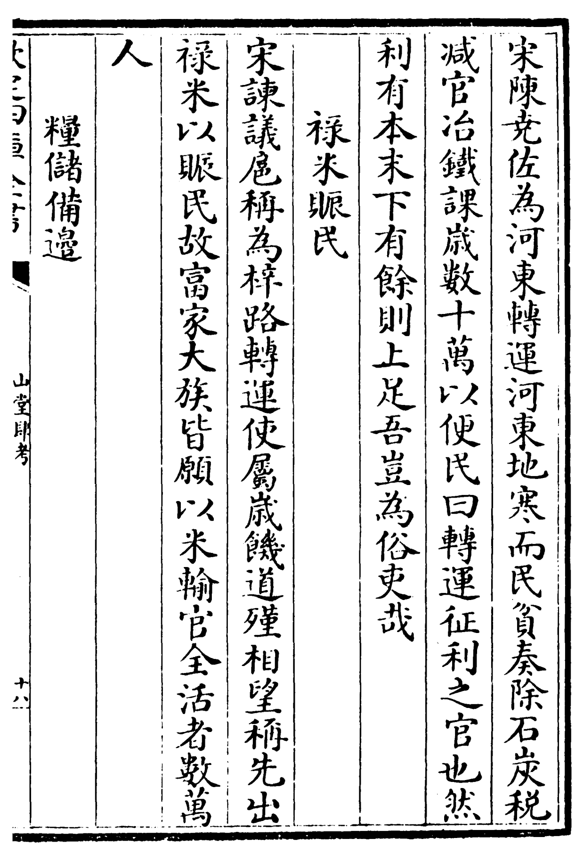
有力供調

宋李士衡為河北漕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定役書

宋范景仁舉所知鮮于侁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又上書陳時政闕失移京都轉運

減治課


宋陳堯佐為河東轉運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然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祿米賑民

宋諫議扈稱為梓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官全活者數萬人

糧儲備邊

宋范忠宣公純仁自陜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陜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邉事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安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募商輸粟

宋仁宗時范祥為陜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以鹽募商旅輸芻粟於陜以實邉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公私便之

置吏督租

唐韋堅善摷候主意見宇文融等以力剝財物爭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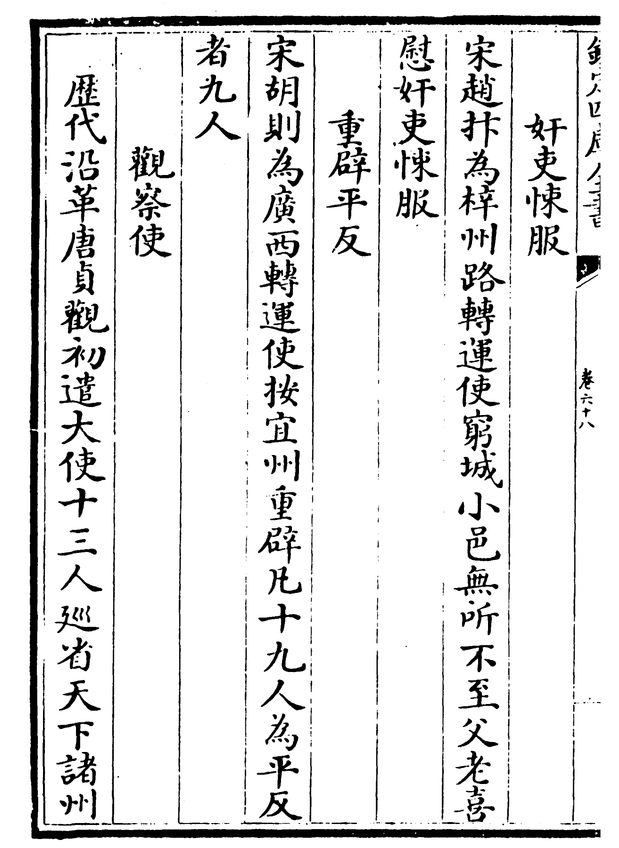
奉而得恩顗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請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廪歲增鉅萬

給紙上數

見翰林學士

賜詩寵行

東都事略宋王隨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賜使過家時人榮之



奸吏悚服

宋趙抃為梓州路轉運使窮城小邑無所不至父老喜慰奸吏悚服

重辟平反

宋胡則為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凡十九人為平反者九人

觀察使

歷代沿革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

水旱則遣使始有廵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為十道廵察使察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改曰採訪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中改曰觀察處置使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祥符中詔觀察使竝帶刺史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老稱歌思

唐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乃詔上丹功狀刻石於碑後子宙亦為江西觀察使政尚簡易江西以為世官

內外引薦

唐代宗大歴中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少遊善結權貴初除桂管惡其道遠多瘴宦官董秀掌樞少遊請歳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不抑穀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為緩租期

唐韋温為陜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温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夜分決事

唐崔咸字重易遷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常醉不醒簿領堆積至夜分乃決事裁剖精明無毫釐之差吏胥稱為神人

夜中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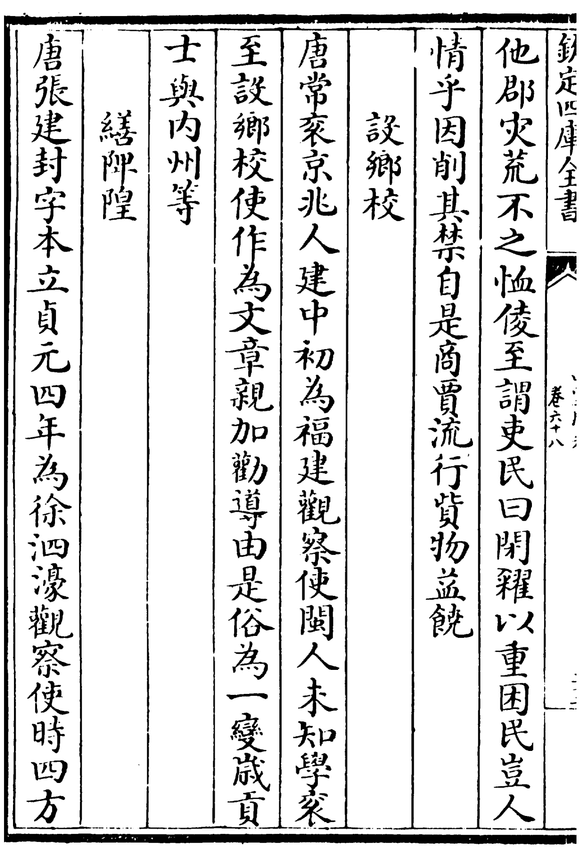
唐憲宗元和五年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獻箴

唐敬宗遊幸無常比昵羣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遣使獻丹扆箴六首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削禁

唐崔倰累遷湖南觀察使舊法雖豐年貿易不許出境



他郡災荒不之恤僥至謂吏民曰閉糴以重困民豈人情乎因削其禁自是商賈流行貨物益饒

設鄉校

唐常衮京兆人建中初為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衮至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勸導由是俗為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繕陴隍

唐張建封字本立貞元四年為徐泗濠觀察使時四方

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恱附李希烈遣悍卒來戰

建封皆沮衂之

毁祠修壁

唐韓滉遷浙東西觀察使因京都未平築石頭五城自

京口抵玉山又毁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為壁由是建

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捐費代輸

唐崔郾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奪官俸助輸

歳率八十餘萬鄖曰吏不能贍私安能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耶即捐府中常費代輸

美譽四騰

唐吳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清勤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常短毁之又言湊有風痺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惡俗大變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巫雖父母癘疫子棄之

不敢養德裕擇長老諭以孝慈大倫數年惡俗大變

元積遊湖

唐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內知名與稹酬倡至今稱蘭亭絶唱白居易賀詩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

李皐造壘

唐宗室曹王皐拜湖南觀察使前師辛京杲貪暴部將

王國良據縣反命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遺書曰覩將軍非敢為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我固為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鼠首臯即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臯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我來受國良降國良今安在一軍錯愕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兄弟盡焚其攻守器具散其兵

聲樂不聞

唐薛平寶鼎人易三鎮而聲樂不聞於家憲宗時以治行遷御史大夫後封河東郡公

烽燧不置

唐懿宗時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賊裘甫作亂式擒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會諸將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

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皆拜曰非所及也

請除刺史

唐德宗貞元四年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并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紳為景州刺史按景城弓高皆漢縣名

奏責中人

唐宣宗大中六年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勑使過陝右怒餅黑鞭驛使見血少逸以聞帝怒責之中人皆斂手

為治有威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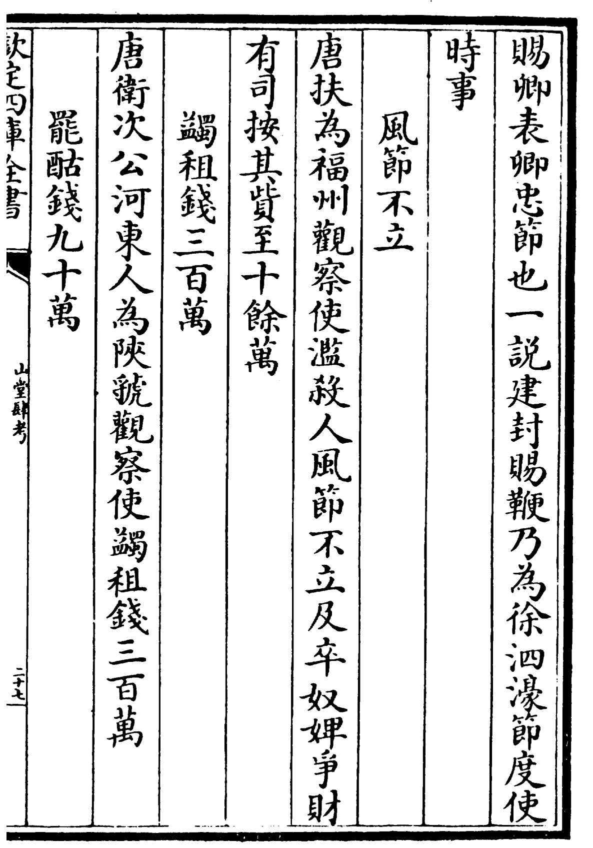
唐僖宗時黄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鎰表巖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為官甚清忠

唐王緯與李泌嘗為江西觀察司路嗣恭判官泌執奏緯與已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德故進緯給事中後浙西觀察使闕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黄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為官甚清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詔可

歲寒不移

張建封為觀察使入覲德宗禮遇加等及還鎮賜詩又令中使賫常所執鞭賜曰卿忠正節義歲寒不移故以



賜卿表卿忠節也一說建封賜鞭乃為徐泗濠節度使時事

風節不立

唐扶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節不立及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蠲租錢三百萬

唐衛次公河東人為陜虢觀察使蠲租錢三百萬

罷酤錢九十萬

唐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禁民私釀民甚苦之仲舒奏罷酤錢九十萬

齊映進瓶

唐齊映為桂管江西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得復進乃厚斂貢獻以中帝欲初諸藩進銀瓶止五尺李兼在江西始進六尺至映乃進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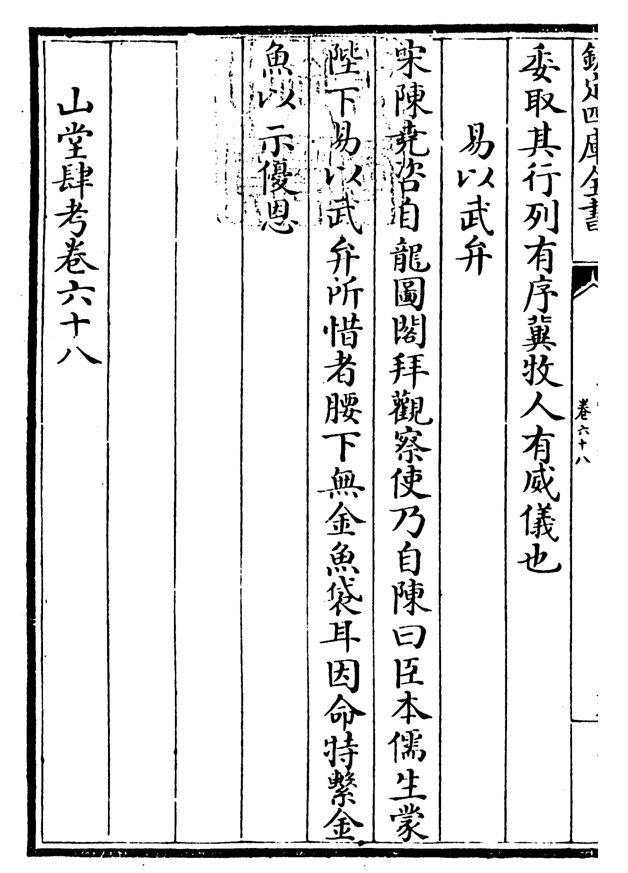
李琮歸印

尉遲偓中朝故事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一頭

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印一靣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遣名衡山令攜印來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為惡人竊去某與主吏竝憂刑戮所以潛命工人為之今則唯俟死命也琮憫之為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有知者

賜以時服

唐貞元中賜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曰觀察以鴈銜威儀



委取其行列有序冀牧人有威儀也

易以武弁

宋陳堯咨自龍圖閣拜觀察使乃自陳曰臣本儒生蒙陛下易以武弁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耳因命特繫金魚以示優恩

山堂肆考卷六十八